



工作中的尹任先（左）（資料圖片）

懷念謙謙君子尹任先

朱敏光



猶憶那青葱歲月，沉默的年輕人，踏進國華大樓大約二、三年光景，在中心會生起一樁不解的疑惑：為何周禮的長輩，皆對尹任先先生如斯尊敬？

那部分尊敬，那部分未解疑惑，一直伴隨著，到了中年，那時余亦幸運地參與印務廠部分行政管理，與尹先生接觸多一些，自身的經驗是，無論在過道裡，升降機旁，還是會議前後，尹先生都能予人如沐春風愉快。他毫不拉幫結派，從來是彬彬有禮，儒雅，從容，寬厚，大度的形象，並且是五十年來一以貫之。

余曾暗地觀察，長輩對尹先生尊敬之心，並非矯情曲意而為。有的甚至在背後誇讚，說尹先生獨具超人記憶，印廠百多員工，乃至家裏，尹先生以一當面道來，雖然是簡短問候，卻讓人暖在心頭，如在家般感覺。

在尹任先先生離世後，更能體察到理萬機之尹先生（當年身兼香港大公報、新晚報與有利公司最高行政主管），其實徹始終的待人美德，的確是難能可貴。能夠無分輕重，將百多員工銘記於心，尹先生擁有無比寬弘的襟懷。

還記得日記上，有那麼一件事，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某天，是春節假期前的下午，會議剛結束，尹先生跟我說，今天下班前要到各部門走走，水電門窗關牢沒有？前輩話語不多，卻是滿載溫馨，登時令我肅然起敬。那年代，距離他主管有利又跨越了十多年，可見尹先生關愛有利印務感情之深厚。

在二〇一〇年，某先生屢次拿出那小紙條，（是尹先生悉兒逢巨變，主動詢問他常用的便條，）一再向我表達，感佩尹先生仗義疏財之俠氣。尹先生因耳不靈光，那一頓午餐，我們三人之間，是以紙筆溝通為主，尹先生是隨手撕下報紙空白一角，寫下那便條的，但在他每次提及該事，余亦感同身受般，對尹先生的俠義心腸生起敬意。

……

任何人是歷史的過客，但在同仁心中，尹任先這個名字，留給我們的無盡的懷念：「謙謙君子五十年」

舊時文人

近日一直沉溺在出生於民國前的那批舊文人的著作中，無法自拔。這批距今幾百年的文人，他們的作品最吸引我的，不是經歷了多少苦難，為歷史風雲作了多麼深入的記錄和廣闊的描繪，而是那份對生活的深情。所謂深情，是對生活的不放棄——活在那年代，不一定就是水深火熱熱雲慘霧的。即使戰火連天，仍可以苦中取樂。問題在於怎樣對待生活。從這些文章中，我讀到的是不放棄的信念。生在憂患的年代，他們是在清王朝的暮色中成長的。也因此，更能體會人生的陰晴圓缺，對人生自有其柔軟的選擇——喜其所樂，悲其所哀。

張恨水是其中我最喜歡的一位。他的「鴛鴦蝴蝶派」小說，哀情、世俗、帶點憂患人生的淡淡哀愁，在當時風靡一時。可也同時被譏諷為濫情讀物，不僅不具文學價值，而且還「毀國於無形」。這些批評，看似嚴厲，歸根究底只是憂國憂民，悲國族命運坎坷的言論罷了。而今物換星移，即使有意重新評價，也是評論家們的事。我看張恨水的小說，主要是看他如何描寫民國初年的社會——那個世代的人心、世道、種種的人生況味，特別是小巷百姓的喜怒哀樂，以及那一代人的北平風味和風尚……

張恨水也寫散文，行文從容，很清很淡。讀他的散文，感覺他就在面前給你娓娓道來。他談寫作，談報社的工作，談和他的朋友們的聚會。也憶念往事，還特別提到北平住過的三處房子，以及那裡的環境：「第一期，末英胡同三十六號。以曠達勝。前後五個院子，最大的後院可踢足球。中院是我的書房，三間小小的北屋子，像一隻大船，面臨着一個長五丈、寬三丈的院落，院裡並無其他庭樹，只有一棵二百多高齡的老槐，綠樹成蔭，把我的鄰居都罩在下面。」——這樣的描繪多奢侈啊！

原來張恨水很喜歡雪，特別是雪夜。在很多篇章裡都描述過，其中有一篇我印象特別深刻，是寫下雪的夜晚。他熄了燈，隔着玻璃窗，觀賞着院子裡的雪和月，說那情景真夠玩味。這篇文章是他在重慶回憶北平故居時寫的。結尾是：「住家，我實在愛北平！」作為總結。除此，張恨水也寫過不少北平的四季天氣，但寫得最多的還是冬季。認為最動人的景致莫如北海，湖面封冰變成一面數百畝的大圓鏡，實在壯觀。

他筆下的北平是現在的北京，那是民國時期。其實我更喜歡張恨水寫吃、寫種花、種菜、養雞的文章。這些平凡不起眼的題材，經他寫來總是趣味十足，而且清淡素雅，令人不勝神往，覺得人嘛就該像他那樣生活。談吃，他提到「菊花鍋子」，作了如此介紹：「這是南方所說的雞鴨火鍋。裝兩大盤菊花瓣送到桌上來。這菊花一定要是白的，一定要是蟹爪瓣的。在紅火爐邊，端上這兩碟東西，那情調是很好的。自然，多少有點香氣。」而且，這菊花還要是他種的呢。他愛菊，每到菊花季節，一定把書房幾間屋子連同屋外走廊下都擺滿菊花。朋友來了，坐在菊花叢中喝茶聊天。到了晚上，亮着燈，花影映在牆上，就像得了許多幅好畫。說這樣的情調太好了，心中乾淨而輕鬆……

多麼令人驚嘆啊，在那樣的世代，竟能活得如此清淡幽雅。回頭看看我們，是怎樣生活的？別說幽雅，就連輕鬆二字也早已不知為何物了！

舊時的文人，他們的生活充滿書香氣，是文情並茂的唐宋詩詞。我正讀得高興、讀得沉醉，只想沉溺到底，不願自拔。

葉聖陶詞贈新鳳霞

曾敏之

當代中國著名劇作家吳祖光成名很早，在北京被譽為神童，抗日戰爭年代，他輾轉避難到了國民黨政府遷於重慶陪都。吳祖光以《少年遊》、《鳳凰城》、《風雪夜歸人》多幕劇於重慶上演，擔任角色的都是當時的著名演員，因此轟動一時。當年許多文化人、作家、畫家群聚於重慶。有一位唐瑜是從事電影戲劇工作的高手， he 原是緬甸歸僑，他的哥哥是緬甸富商，當唐瑜看到流亡到重慶的文化藝術界人士窮愁潦倒，居食落空，他特向哥哥給了一筆錢，他憑這筆錢在重慶構建一座房子，讓文化界的朋友入住，因此這間房子成了進步文化人歡聚之所，有似文化沙龍。郭沫若為之題名「二流堂」，以為出於幽默戲謔。可是這個「二流堂」在新中國誕生後的政治運動中，被極左勢力視為反動文化人反黨、反共的基地，凡在「二流堂」集會過的文化界知名人士，幾難免於被定性為「右派分子」，吳祖光是難逃劫運的一個。歷經數次的批鬥，下放北大荒勞動改造，令吳祖光悲憤莫名，他寫了一首詠「二流堂」的詩——

中年煩惱少年狂 南北東西當故鄉
雷雨腥風細細事 荆天棘地作婚場
年盡歲暮都成罪 戲語閒談盡上網
寄意兒孫成談笑 一生誤我「二流堂」

但是吳祖光在不幸卻幸運遇著名劇演員新鳳霞對他敬仰，於往還中凝聚了患難的感情，結為夫婦。新鳳霞自幼從藝，貧因失學，文化程度較低，卻在吳祖光循循善教之下，終於能執筆為文，以一部自傳體的文章受世人讚誦，中國作協協會吸收她為會員。新鳳霞的自傳寫身世經歷，學藝的艱辛，舊社會時作為戲子受人歧視……寫得真實、具體、情節極為感人。葉聖陶是「五四」時代的老作家，也是熱心於教育事業的教育家，曾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長，他對新鳳霞的刻苦自學及不幸身世，至感同情，特以一篇《菩薩蠻》的詞，題贈於她，傳為文壇佳話，詞如下——

家常言語真心意，讀來深印心兒裡。
本色見才華，我欽新鳳霞。人生欣與戚，自幼多經歷。嘗謂闖江湖，水源在斯夫。

詞中提的闖江湖，是吳祖光於下放北大荒，一度獲得平反回京後寫的劇本《闖江湖》，賦有時代的特色，對藝人予以正義的同情，演出時效果極佳。所以葉聖陶認為新鳳霞的思想感情見於自傳，她的文思是與闖江湖的影響分不開的。

歲月無情，一雙患難夫妻也已離開人間，卻留下做人做事的操守，氣節令後人不乏悼念。

啟吾東疆的故鄉

陳安

七十年前，我生於江蘇啓東。七歲時隨父母離開故鄉，去了上海，後來曾多次回老家探望祖父母和外祖母，可常把返鄉之路視為畏途。這是因為上海與啓東之間橫着寬闊的長江口，輪船航班總不準時，要以潮沙來定，有時得在港口或船上傻等。在黃浦江十六舖碼頭上了船，開出吳淞口，只見江上風急浪湧，船身來回搖晃，你得經受七、八個小時的顛簸，給弄得心慌頭暈，甚至嘔吐，你才能慢慢靠攏長江北岸的青龍港。

祖輩離世後，我就很少回故鄉了。移居美國三十多年，與啓東更是遠隔重洋，世事兩茫茫。但是，就像一首歌裡唱的：「故鄉始終在我心上」，我又怎能忘記我的啓東？我自己也寫過一首歌，歌中唱道：「那裡有平平的原野，有我祖先長眠的墳墓；那裡有小小的村鎮，有我誕生的黑瓦房屋。」那片「平平的原野」，其實指的就是啓東，那個「小小的村鎮」，指的就是啓東南陽村。

即使幼時在故鄉僅生活了短短幾年，但鄉音難忘，土語可親。近幾年幾次回上海，發現出租汽車司機大多是崇明人。位於長江口的崇明現是上海的生態島，不再發展工業，所以許多人都到市區來開出租車。崇明人和我們啓東人講的是同一種方言——「沙地語」，所以我一見崇明司機就覺得格外親切，總要講上幾句沙地話，儘管我講得很慢，但仍是清晰的鄉音，把「哈」說成「哈」，把「沒哈」說成「噠得哈」。

終於到了我重返故鄉的時候了。祖國迅速現代化，歷來被視為「天險」的長江，它的浩瀚如洋的入海口，也有大橋飛架而變為通途了。二零一一年十一月，從上海至崇明的隧道和「上海長江大橋」、從崇明到啓東的「崇啓大橋」全部落成通車，終於把上海和啓東緊密地連在了一起，也即把啓東直接融入了上海，四十五分鐘車程就可跨島越江，由滬抵啓。今年九月底，我和妻子、兒媳終於滿懷喜悅踏上闊別已久的故鄉的熱土，與年近八旬的舅父母、多位表弟表妹及其家人歡愉團聚，共慶中秋和國慶佳節，共賞故鄉明月。

啓東，位處江北大陸最東端，沙洲不斷向東延伸，「啓吾東疆」，因此得名。它原是一個縣，縣府所在地原名匯龍鎮，一九九〇年改為市，匯龍鎮便改名為啓東市。應該說，匯龍鎮給幼年的我留下了慘淡的記憶，至今我還依稀記得那霧濛濛的天氣、黑黝黝的城牆和灰禿禿的房屋。那是四十年代末的戰亂時期，父母帶我們五兄弟從南陽村逃到匯龍鎮避難，我的三個月幼弟弟出天花，無藥可救，在三日內先後夭折，母親為此哭乾了眼淚。我祖父為他的五個孫子取名為平、安、永、良、登，「登」意為「五子登科」，然而，亂世和命運沉重地打擊了他的願景，只留下平、安尚能為他傳宗接代。

可今天的匯龍鎮——啓東市已經天翻地覆變了樣，我似乎不必多去形容，只要說它完全像上海一樣就可以了。高樓林立，汽車穿梭，華燈齊放，超市興旺，這一切使它無異於與之鄰近的上海徐匯區和長寧區。那天，我登上二十四層的先豪國際酒店的樓頂陽台，只見陽光下遼闊大地上一座樓宇遍布、廣度千萬間的新城，顯然已全然不同於我記憶中隱晦、沉鬱的匯龍鎮。

更使我感到意外的，是在啓東市東端，黃海和長江之畔的「黃金海岸」，一家實力雄厚的開發商正在營建一個名為「海上威尼斯」的超大社區，海邊鹽鹼地改成了可讓花草樹木蓬勃生長的沃土，黃海近岸水域的黃水將變成碧海沙灘；一幢幢漂亮的樓房，中式的小橋、流水、涼亭，西式的雕塑、噴泉、路燈，將構成宜人的美景。說實話，我走了國內外許多城市，開發倍大規模的富麗社區尚屬罕見。

我舅父母及其子女在這裡生活得很好，都住得寬敞、舒適，其住房面積都超過我們紐約的家。表弟們家裡都有汽車，我們所到之處，都由他們接送。他們熱忱招待我們，尤其要我們嘗遍富有特色的家鄉菜：文蛤、泥螺、梭子蟹、小黃魚、帶魚、鮑魚、海蜇、洋扁豆、香芋，等等。許多海鮮都是從呂四漁港運來的。崇啓大橋通車後，去呂四吃海鮮，已成為上海人節日的一項重要活動，我見報上說，這次國慶長假開始到啓東的汽車，「滬牌」遠多於「蘇牌」，也就是說上海人比江蘇人還多。由此也可預想，上海與啓東之間今後的經濟往來、文化交流將獲迅速發展，而經過啓東的「滬陝高速」也將有力地促進啓東以及沿線南北各地區的經濟建設。

啓東除海產外，還以優質高產的棉花著稱，糧食作物種類也多，歷來被譽為「糧棉故里」。



今日啓東 陳安圖

放，超市興旺，這一切使它無異於與之鄰近的上海徐匯區和長寧區。那天，我登上二十四層的先豪國際酒店的樓頂陽台，只見陽光下遼闊大地上一座樓宇遍布、廣度千萬間的新城，顯然已全然不同於我記憶中隱晦、沉鬱的匯龍鎮。

更使我感到意外的，是在啓東市東端，黃海和長江之畔的「黃金海岸」，一家實力雄厚的開發商正在營建一個名為「海上威尼斯」的超大社區，海邊鹽鹼地改成了可讓花草樹木蓬勃生長的沃土，黃海近岸水域的黃水將變成碧海沙灘；一幢幢漂亮的樓房，中式的小橋、流水、涼亭，西式的雕塑、噴泉、路燈，將構成宜人的美景。說實話，我走了國內外許多城市，開發倍大規模的富麗社區尚屬罕見。

我舅父母及其子女在這裡生活得很好，都住得寬敞、舒適，其住房面積都超過我們紐約的家。表弟們家裡都有汽車，我們所到之處，都由他們接送。他們熱忱招待我們，尤其要我們嘗遍富有特色的家鄉菜：文蛤、泥螺、梭子蟹、小黃魚、帶魚、鮑魚、海蜇、洋扁豆、香芋，等等。許多海鮮都是從呂四漁港運來的。崇啓大橋通車後，去呂四吃海鮮，已成為上海人節日的一項重要活動，我見報上說，這次國慶長假開始到啓東的汽車，「滬牌」遠多於「蘇牌」，也就是說上海人比江蘇人還多。由此也可預想，上海與啓東之間今後的經濟往來、文化交流將獲迅速發展，而經過啓東的「滬陝高速」也將有力地促進啓東以及沿線南北各地區的經濟建設。

啓東除海產外，還以優質高產的棉花著稱，糧食作物種類也多，歷來被譽為「糧棉故里」。

不過，上世紀七十年代，從故鄉傳來的壞消息曾使我深感不安：許多啓東人罹患肝炎或肝癌，不少人因之死亡，原因是棉田、糧田過度使用農藥，環境被化學毒品嚴重污染。這一災變顯然給啓東人留下了深刻教訓，從此之後，他們便十分重視保護自然環境，努力防止水和空氣被污染。他們時時警惕，處處嚴防，抓住污染的苗頭，齊心協力，敢向有污染危險的建廠計劃說「不」，堅決阻止有關項目的實施。在民眾推動下，啓東市政府領導人也能順應民心，採取果斷措施，以保證水和空氣的潔淨，保障全市人民的健康。

中秋佳節，我們高興地和家鄉的親人們一起吃魚吃蟹，覺得這些海鮮、河鮮都那麼乾淨、鮮嫩、美味，你完全可以放心地吃，津津有味地品嚐，而為了能享有這個大快朵頤的時刻，我覺得，我們應該感謝具有濃厚環保意識的家鄉人民，以實際行動為環保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。

啓東除了發展海洋經濟外，據說建築業和電動工具製造業也很發達，如今又注重研究高科技，開展綠色革命，發展低炭項目。我的表妹夫張建平是啓東一家與韓國合資的新能源公司的副總裁，有一天他帶我們去參觀他們的公司。該公司幅員大，廠房多，專門製造晶體硅太陽能組件，我終於開了眼界，第一次看到這種組件——一塊塊斜支在草坪上的長方形金屬板，迎着太陽，在陽光下產生沒有廢氣、沒有廢料的「新能源」，我們的環境將因此變得像綠草如茵的草地一樣綠意盎然。可以想見，啓東將在環保道路上更行更遠，成為各地學習的楷模。

世上事物總是推陳出新，有破有立。匯龍鎮成了啓東市，而屬於該市的南陽村已經凋敝，另有一個新的「南陽鎮」出現在它附近的公路兩側。我有些激動地走進南陽村，這個幾十年來夢寐魂牽之地，我和哥哥的誕生地，卻發現街上沒有幾個人，沒有一家商店，原先的店面都已封門。我們老家的房子早已被拆除，連後來別人另蓋的房子也已破舊。只有那條東西向的狹窄小街還與我的記憶保持一致，儘管鋪在上的一塊塊石板已明顯磨損，可它畢竟還是那條我幼年走過的路。至今記得，有一天，我從東邊的外婆家沿着這條窄街向西邊的家，我五歲的三弟陳永在家門口看到我，快活地叫道：「二哥回來了！」我便快步跑向他，把他抱了起來，所以在半個世紀之後，在紐約，我還在《我的故鄉》這首歌裡這樣寫道：「我從街東跑到街西，小街上蹦蹦着童年的歡樂。」

家鄉小鎮雖已衰敗，我倒並不過於傷感，因為畢竟在古稀之年，我又一次（也許是最後一次）回到了故鄉，拜謁了祖父母、外曾祖父母、外祖母、兩個姑母和一個舅舅的墳塋，並向他們敬獻了鮮花。我和哥哥還在老家遺址的空地上、在石板鋪的小街上合影留念，因清楚地知道腳下的土地就是我們的誕生地而感到欣慰。

尤其使我那不那麼傷感的是，我的啓吾東疆的故鄉正大步邁向現代化，家鄉人如今豪邁地說：「八十年代看廣東，九十年代看家鄉，二十一世紀看啓東。」他們高瞻遠矚，信心百倍，誓將遼闊的東疆建設成為閃耀文明之光的黃金海岸。

我這個海外遊子，也將始終為自己是啓東人感到驕傲，將不斷歌唱自己的家鄉：「故鄉啊故鄉，你是我生命的搖籃，是我人生的起點。縱然我遠在天邊，你卻總在我眼前。不論我飄泊多遠，心永遠惦記着家園。」

那天，當舅父母、表姐妹全家人給我們送行的時候，淚水濕潤了我的眼睛，因為我真正地感到依依不捨，捨不得離開滿懷親情的家鄉親人，捨不得離開變得越來越美好的故鄉——啓東。

域外漫筆

從韓國回國快了一年了，但想起自己已在韓國課堂教學中的一段經歷，心緒難以平靜。

去年韓國忠州大學（現為韓國交通大學）中國語系系主任俞泰教授聘請我任該系的客員教授，教授一學年的漢語教學。自己有限的對外漢語教學經驗告訴我，教唱中國歌曲，應該是漢語教學中一個不錯的輔助環節。於是，在第一個學期我教唱了中國歌曲《我愛祖國的藍天》，韓國學生都唱得很有激情，也學得很快，教學的效果似乎也較為理想。於是我想在第二學期也教唱一首漢語歌曲。教唱哪一首歌曲好呢？我琢磨了起來：所選擇的歌曲能否既是熟知的漢語歌曲，又有可觀的「附加值」呢？

我的潛意識中突然冒出了《賣花姑娘》這首歌。建國以來，曾流行中華大地的外國歌曲，《賣花姑娘》並不算是最早的，但能像《賣花姑娘》這樣盛唱不衰的，實在也為數不多。只要打開瀏覽器，打上關鍵字，獨唱、合唱、男聲、女聲、舞蹈、音樂樂等幾十種版本的《賣花姑娘》，真的讓人目不暇接。其實說說潛意識，也不完全如此。中國文化從來就有睦鄰和成人之美傳統，我對韓國的青年大學生很熟悉，普遍印象也很好。甚至認為從整體韓國大學生身上所體現的精神和素質，韓國所有較長時期的經濟發展，應該不成問題。如果說有什麼不滿意的話，就是有個別的學生在對「大韓民族」自豪的同時，對「朝鮮族」的提法似乎不盡認同。朝鮮半島在歷史上也有過過不短的分裂時期，但和平、統一和共同發展，畢竟是歷史趨勢和人心所向。我想，不管怎樣，調和與收斂常常是成正比的，我亦在漢語教學中得到了預期效果，也力圖在教學過程中體現中華傳統文化之美，更使自己對韓國社會的多元文化有了一次切身的體驗。

我在韓國教唱《賣花姑娘》

王繼洪

開學後，我就在上六個班級的漢語課時，簡單介紹了《賣花姑娘》的故事梗概，並借助於MP3的音樂，與韓國一百多名學生一起手揮歌頌，輪流齊聲合唱了：「賣花姑娘日夜奔忙，手提花籃上市場。走過大街穿過小巷，賣花人兒心悲傷。」簡潔易學的漢語歌詞，不僅便於韓國學生學習，而且如此深沈悲情的曲調，更讓入們們不由地想起在日寇鐵蹄之下，被奴役的勞苦大眾曾經所處的艱難歲月。

調和與收斂常常是成正比的，我亦在漢語教學中得到了預期效果，也力圖在教學過程中體現中華傳統文化之美，更使自己對韓國社會的多元文化有了一次切身的體驗。

韓國學生從歌曲中了解鮮同胞的情感和生活，也是沒錯的。而且作為韓國的中文系學生了解中文的外國流行歌曲，也屬情理之中的事。

於是暑假前趁俞主任宴請我之際，我向他提出了自己的想法。俞主任聽了，幾乎不假思索地說：「沒問題，完全沒有問題。」為了教好這首歌，我便對這首歌做進一步的了解。此一征，原來《賣花姑娘》是金日成在一九三〇年創作的一首歌曲，並在二〇一二年親自指導下改編成電影的。儘管俞教授很爽快地同意了，但我還是有些心有餘悸。雖說自己只是一個普通的教師，但自己身上打著的本校和國別的標識，這是馬虎不得的。過幾天，我藉交談之際，又徵詢他一回，俞教授這次不僅作了同樣的表示，再加了一句「王老師，你放心，我們的大學是不講政治的」。